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三十五回 王篤生婉言勸友 申應鑄立願放生

話說申孝思到了應鑄客座，將王高四人讓在上坐，遂向應鑄道：「你這門聯未封，是何緣故？」應鑄忙跑到院門看了一眼，回到客座，滿臉是汗，居喪違制，能不汗顏？向申孝思道：「姪子粗心，並未留神及此。想是遭事的時候，他們見這門聯是素紙寫的，故未封到。」申孝思道：你滿心裡一派花鳥，還管這個麼？噫，此花鳥只悅人耳目耳，當居喪時，自哀痛之不已，豈有閒情樂此？然世之不顧此者，當不止再可一人。你領吾先到靈前回來說。」說著向王高四人冷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實在是豈有此理！」

王培之道：「也是再可兄粗心，年伯不必怪他。」這時，申孝思便隨應鑄進了後宅，到了其母靈前。哭了幾聲，行了個禮，即回至客座。

王高四人見申孝思進來，又謙遜了一回，各歸原位。申孝思道：「吾這個姪子，大欠教訓。身著凶服，終日取樂，鬧的院內紅紅綠綠，是何體統，還穿什麼凶服？庠序其躬，效遂其行。你既然如此，不用說吃的也必不錯了。」

應鑄在旁，那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好不好受。尚知慚愧。王培之見這光景，甚屬難處，遂向申孝思道：「年伯息怒。常言說的好，人不說不知，木不鑽不透。再可雖然錯了，年伯說他，他也就明白了。你老人家暫且回去，姪子們再勸他勸。王培之婉言勸解，善於調停，否則孝思之怒不息，應鑄更羞愧難當矣。申孝思自思道：「吾也得給他留點體面，不若趁此回去的是。看他將來如何。」遂向王培之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吾總得失陪了。還賴眾位費心。」說罷即告辭。眾人將他送出，拱手而去。

這一片全是王培之主意。他因在衍慶堂看見申應鑄在申孝思面前毫不敢錯，故隨他回來。他想申孝思獨自到應鑄家，不必到客座中，不到客座，焉得見那花鳥。他們既然回來，萬無不到客座之理。及至申孝思見這花鳥，並見那門聯，將應鑄嚴訓幾句，他好接著孝思的話勸解應鑄，應鑄自然不得不聽了。所以這一片故事，全是王培之鬧出來的。

閒話少敘，且說眾人回至客座，又歸原位。申應鑄亦在旁落坐。王培之道：「再可兄真是粗心了，也不是特意的。年伯真是法不容情。咳，也過於苛責了。」言只四句，筆法四轉。正是一緊一緩法。應鑄道：「他老人家是這樣性情，最好責人不是。」既有不是何怪人責。慶六謙道：「這也是他老人家成全人處。」孝思心中，望人各成全個不完人，豈止望應鑄一人哉。王培之道：「揭過這一張去罷。剛才見那院門對聯，寫的那兩句話，再可兄也留過心否？」既然揭過復扣原題，何其善言乃爾。應鑄道：「這是何話？那八個字寫的又不見佳，那兩句也是常寫的，留的什麼心呢？」那知有心人，早代為留心矣。王培之道：「閣下錯會意了。那聽鳥說甚，閣下聽知是甚否？那問花笑誰，閣下知是笑誰否？」應鑄道：「迂哉夫子。人僅迂哉，汝何愚也？況迂者非迂，愚者真愚乎。那不過是兩句幽默語。吾兄怎麼認真來？」王培之道：「既然請問，便有迂談。不辭其迂。閣下若不知那花鳥說甚笑誰，弟卻少知一二。那籠中鳥如被囚一樣，架上鳥似被鎖一般，無非謾怨閣下而已。」

這時那鳥竟大叫起來，籠鳥含恨久矣，惜無解人代鳴其冤耳。王培之道：「再可兄，你聽他說些什麼？」應鑄搖頭道：「不知不知。為弟又懂鳥語，怎得聽知。」王培之道：「為弟卻通鳥語。但那些鳥剛才說的話不懂的倒也好受，若是懂的，你還氣死哩。」應鑄道：「他說什麼，可賜教否？」王培之道：「不必說，不必說。說了甚是不美。」愈勒愈緊。應鑄總要問明，再三叮嚀。王培之道：「若是說了，閣下千萬莫惱。」應鑄道：「惱的什麼！」王培之道：「不必細言說的甚麼。那鳥先前僅只是謾怨，剛才竟是大噪的罵起來了。就此一節，也就知道那花是笑的誰。」應鑄道：「他笑誰呢？」果然不惱。復向下問。是應鑄之高於人處。王培之道「他笑那鳥，終朝每日不是謾怨，就是大罵。閣下一點氣也沒有，反去按時喂他。」噫，養鳥者尚招罵，傷鳥者又將何？如察彼養鳥有何益處，不過聽其鳴歌耳。與其聽禽鳥之趣韻，何若聽仁人之正言？與其破閒以事鳥，何若竭力以事親？今經王篤生一直道破，閱之者庶無為鳥所罵，為花所笑也。申應鑄道：「王兄果然懂鳥語麼！」王培之道：「這是麼話呢！我不懂的，豈肯說他罵人？」人罵人且不可說。況鳥不罵人誰肯說罵人乎？這時，那些鳥又叫了一陣。鳥解人意，故再三以助勸興耳。申應鑄道：「王兄，你聽他又說甚麼。」王培之道：「他說的這話卻可對閣下講的。他說王篤生莫多言。」方正品道：「王兄等等再說。他是個鳥，閣下又沒有得罪著他，他就敢叫你的名麼？況且他怎麼知道你的名呢？」王培之道：「方兄誤矣，當日聖門高弟有一公冶長，怎麼那燕子叫他的名呢？那燕子怎麼知道他名呢？」鳥自有靈，人自不解耳。然人非萬物之靈哉，倘昏昧不察。反有不如鳥之有靈者，若追問公冶長何以知小燕來呼。豈不鑿鑿焉，大費深解哉。所謂少所見多所怪矣。方正品道：「這麼說，是為弟多言了。勸善萬言猶覺少，阻善半句亦嫌多。請閣下往下講罷。」王培之道：「他說的是王篤生莫多言。你說破，我作難，應鑄必然不耐煩。一陣無名火，叫我見老闆。」高化成道：「誰是老闆呢？」王培之道：「老闆王就是老闆。再可兄若是聽說那鳥是罵人，一陣惱怒，將鳥弄死，那鳥能不見老闆王麼？再可兄你千萬莫要不耐煩，你若不耐煩，那鳥謾怨我是小事，倘若罵起來，我豈不是口過了麼，被這宗罪誣豈不冤枉冤哉？」

這一席話將申應鑄鬧了個稀流糊塗，無言可答。慶六謙道：「再可不必煩惱，這些話真是實情。」申應鑄道：「為弟喂鳥，並非禍害他，他怎麼罵人呢？」王培之道：「若是有人將咱這些人弄了去，弄到籠子裡，鎖在樁子上，卻是給吃給穿，一點也難為不著，莫非貪那吃穿就甘心願意麼？管許誰也不願意罷？閣下設身處地想想這個滋味。以人之凶喻鳥之困，其苦一也。若再禍害他，誠為鳥之豺狼了。」申應鑄道：「這才容易辦哩，將他放了，他還說麼？」籠之則招辱，放之則鳴歡。王培之道：「人嘴兩互皮，反正都使得，那鳥嘴雖非兩互皮，未嘗不反正都使得。閣下若是放了他，他就要叩頭謝恩了。」妙哉，王篤生會心不遠，殆君子而尚德者焉。勸友以全其孝，利物以成其仁。意美法良，計曲詞婉，真也要多言，這個放了他，若是殺了吃過的那將怎樣開消？「昨日壇上說，無故殺生，罪業不淺。這個罪業，怎樣消免呢？」王培之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多放些生靈，或鳥或魚，錢若多時，有那賣到湯鍋上耕牛，也可買出。或為有病之牛，給他治好，還可耕種。就是死了，那怕再賣於湯鍋，亦不為過。再者，既是病死之牛，似乎更不可吃，怕的是吃了病牛肉，受其毒害，總是埋了他為是。凡物之用力最苦者莫如所謂喜笑怒罵皆文章也。」方正品道：「為弟也要多言，這個放了他，若是殺了吃過的那將怎樣開消？昨日壇上說，無故殺生，罪業不淺。這個罪業，怎樣消免呢？」王培之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多放些生靈，或鳥或魚，錢若多時，有那賣到湯鍋上耕牛，也可買出。或為有病之牛，給他治好，還可耕種。就是死了，那怕再賣於湯鍋，亦不為過。再者，既是病死之牛，似乎更不可吃，怕的是吃了病牛肉，受其毒害，總是埋了他為是。凡物之用力最苦者莫如耕牛，而世之殘傷慘忍者莫過宰牛。彼既勤其力為世功臣，我竟殺其身為牛罪魁。稍有人心者誰忍為此，今王篤生善言勸及養病牛，固是愛物，埋死牛尤其是仁人。望天下各發惻隱心，以符王篤生之言也可。作這宗功德，自然將功折罪。若是功過於過，還有好處，豈不知天地之大德曰好生，君子之成仁曰愛物？」天日大生地日廣生，人能順天地之性而放生，即生生不息之意也。順天者昌，豈有不消除罪業者哉。申應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也是易而不難，難而不易的事。當日先父母在世，殺生不少，為弟犯此更甚。吾想先人去世，請和尚，拜道士，誦經咒，放燄口，雖說是有利於亡人，誰看見怎麼樣？這放生倒是目睹親見功德。為弟想著立一放生社，一來拔濟先人，二業來悔己過。眾位兄台以為何如？」王高四人同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但不知怎樣辦理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福字正解雲，福者護也，護人之善也，孝者善之長也，人欲求福，須先盡孝。敬領之下，三致禮焉顧盡孝而有求福之心，非孝也。福必不護也。盡孝而猶恐不孝，不孝之罪萬不敢犯。福護之心萬不敢存，孝已盡而益盡，福自不求而自至，要之無違於禮而已，停柩不葬非禮也，遷墳移塋亦非禮也。申應鑄先貧後富，祖塋非不吉矣，忍欲以父母之骨骸，遷移焉而求富貴。曾亦思天顧以

此而猶賜之以富貴乎，苟非嚴正之叔父，恐已有之田地，且將不保矣，遑雲更有奢望哉。或者曰，雖不得謂之孝，而其唯唯聽命，不敢稍逆長者之言。不得謂之不弟也，亦幾見有不孝，而猶謂之能弟者哉。又有議之者曰，申應鑄殆應陶鑄而後可再造者也。非然者王培之即有勸善規過之誠，倘彼無受鑄之地亦何能諷之放生誘之立社哉。然而王培之設計勸友意懇詞婉，誠忠告而善道也。即申應鑄亦勝於剛復不納者之膠執已見焉。君子曰責人不必重以周，亦樂觀其後效可也。

理注：

上回說，柏福堂有三樣手藝，是性頓悟。才能刻刻在心，是心刻字。又言申孝思到應鑄家，見門聯未封，滿院花鳥，實非孝思門第。王高五人皆是孝思助行，勸解應鑄，不但放了鳥籠，又開了放生局。欲於先人以贖前罪，付合孝思之心矣。

偈雲：

改去花鳥向淳樸，好生惡殺修大羅。